

藏書坊
秘档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秘檔

朱學勤

主編

嘉慶



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
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管是雄才大略的「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
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影响
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膜拜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对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藏書坊

ONE HUNDRED EMPERORS AND QUEENS OF CHINA
OF THE FATHERLANDS OF CHINA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朱少勳

嘉慶

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读史了解历史的重要性，此可知。而历史是由帝王将相们书写的，因此了解“帝王”的活动史，无疑也是相当重要的。帝王们是雄才大略的一类人，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方乘之尊“一家天下”的白痴。不管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还是昏庸无能的昏君，他们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命运。中国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至高无上”对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因此了解了这些，也就等于含天宪的膜拜了。



藏書坊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卷之十一
嘉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 - 80595 - 771 - 1

I . 中 ... II . 朱 ... III . 远 ... IV .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书名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主编	朱学勤
责任编辑	王顺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660
字数	19008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0595 - 771 - 1/K·28
定价	1848.00 元 (全 66 卷)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 66 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刻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皇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 者

2005.9



目 录

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	(1)
第二章	恭聆圣训	(24)
第三章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56)
第四章	整顿吏治	(72)
第五章	用人与言路	(85)
第六章	禁矿与限制移边	(123)
第七章	风雨飘摇	(140)
第八章	天理教徒闯京城	(180)
第九章	猝死之谜	(242)
第十章	宫廷生活与作风	(266)



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丑时，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被取名为爱新觉罗·颙琰，这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颙琰的出世，对于乾隆皇帝弘历的家庭生活来说，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庆事。说它不大，主要是颙琰既非乾隆的长子、独子，也不是嫡子，所以算不上是什么头等的大喜事。说它不小，就是在过去，人们总是希望多子多孙，多福多寿，更何况是封建帝王喜添贵子呢？！早在颙琰诞生的这一年元旦，乾隆就以其抑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御绘的《岁朝图》志语中，写下了“迓新韶嘉庆”之句，禛琰嗣位后之所以改元嘉庆，显然是与这一诗句相应的。再说颙琰的生母魏佳氏，本来是一般的庶妃，她之所以接连地被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自乾隆二十二年起，为乾隆连生四子，乾隆对此能不高兴吗？颙琰正是在这不大不小的喜庆气氛中降临人世的。

颙琰在乾隆诸子中，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的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确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颙琰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



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的继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

清代前期帝位继承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有实力派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继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但应该看到，汉族王朝那种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建储制度，对清王朝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象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时，豪格继位的呼声本来很高，这不仅是由于他立下诸皇子无与伦比的赫赫战功，更重要的是他是皇长子，在“无嫡立长”的情况下，自然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只是由于他的强劲竞争对手、年龄比他还小三岁的叔叔多尔衮从中作梗，为了避免公开分裂和内战，最后双方都作了必要的退让，选立了年幼的九弟福临。不过这种弃长立幼的做法，在当时已遭到非议。朝鲜使臣李祿从沈阳发回的密报说：“清汗（指皇太极）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九王（指多尔衮）废长子虎口王（指豪格）而立其第三子（指福临），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正说明了无嫡立长的嗣位法，对清王室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了。



又如清圣祖玄烨的首次建储就很典型，他不仅打破了清朝皇帝生前不预立皇太子的惯例，而且公开确认了立嫡立长的建储原则。康熙十四年（1675），当玄烨还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便急不及待地正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并且颁诏天下。

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他虽是皇二子，但由于其亲兄承祜四岁夭亡，不叙齿，故允礽实际上是嫡长子。故允礽之被册立，标志着嫡长继承制已为清王室所确认。其后，由于康熙诸子对储位的争夺异常激烈，允礽本人也日渐骄纵，玄烨遂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以“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不孝不仁”等罪名，第一次把皇太子允礽废掉。但过了不久，玄烨对这一处理便有所后悔，同时也是为了遏止诸子争夺储位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再一次宣告立嫡的原则，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由于允礽此人实在不争气，在复立后仍不知悔改，继续胡作非为，不断扩大“太子党”的势力。这样，迫使玄烨不得不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再度将允礽废掉，把他禁锢于咸安宫。而皇四子胤禛却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储位斗争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允礽尽管最终未能承继帝业，但立嫡立长制的被确认，却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颙琰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的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颙琰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

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琏，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氆氇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早在乾隆元年（1736）七月，弘历便遵用乃父雍正所创的密建家法，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永琏内定为皇储，亲书其名，密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只是由于永琏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为此发布上谕说：

“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非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

这一上谕，一方面反映了乾隆立嫡观念十分强烈，同时由于永琏的逝去，使他不得不把第一次内定的皇储公开，正式册赠为皇太子，赐谥“端慧”。所以永琏又被称为端慧太子。

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永琮，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也就是说距乃兄之后十七年出世。这样的嫡子实在难得，乾隆也的确为此高兴过一阵子，看来传嫡又有了希望，“高宗属意焉”。“拟书名缄贮，继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但老天



爷好象是有意捉弄这位立嫡心切的乾隆帝，永琮的命运比他的亲哥哥永琏还糟，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命丧仪比一般皇子从优，谥“悼敏”。乾隆在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既含混又真切的话：“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此话看似发问，实是回答，看来只好半是怨天，半是责己了。当时，颙琰虽然尚未出世，永琮的早殇好象与他毫不相干，然而从乾隆决心立嫡这一点看，其关系可大了。所以在事隔五十二年之后，颙琰作为实现了亲政的嘉庆帝，心里不由得不想起这位享年仅两岁、而他又从未见过面的七阿哥，并在嘉庆四年（1799）三月追封他为“哲亲王”。这或许是出于某种“感恩”吧。

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曾另立皇后。此人名纳喇氏，原是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娴妃，十年十一月进贵妃。为了填补中宫的空缺，在十四年四月先晋封皇贵妃，命统摄六宫事，于十五年（1750）八月册立为皇后。纳喇氏生有两子，即皇十二子永璫和皇十三子永璟。永璫活得稍长一点，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去世，年二十五岁。永璟则三岁就夭折了。

立嫡既不可能，立长又如何呢？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她尚未等到乾隆继位，便在雍正十三年（1735）去世了。她的封号，是乾隆即位后追封的，先封哲妃，再晋皇贵妃。永璜八岁丧母，这对在其宫



中的地位不能不有所影响。在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时，“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连永璜的师傅与谙达也因此受到罚俸的处分。仅过了三个月，因廷臣议立皇太子事，乾隆再次“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这对于皇长子来说，当然是很不体面的。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只过了一年多，永璜便病倒了，在病危时，乾隆才封他为定亲王。紧接着，这位皇长子便与世长辞了。

在颙琰出世之前死去的还有三位异母兄长，这就是皇三子永璋和皇九子、皇十子。老九、老十只两三岁便夭折了，未有命名。三阿哥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永璋虽说是庶妃所出，然当时在嫡绝长歿的情况下，他叙齿居前，当是有机会嗣位的。可惜他同样天命不济，在颙琰出世前三个月（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病死，终年仅二十六岁，被追封为循郡王。

还值得一提的是颙琰的亲哥哥永璐，他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排行第十四。但他也只活了四岁，在颙琰出生的当年三月病死。

以上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颙琰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到颙琰出世时，在他前面还有六位异母哥哥；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废后纳喇氏之子永琪外，就是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的皇四子永珹、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的皇五子永琪；以及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的皇六子永瑢。而刚出世的颙琰，按当时的叙齿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颙琰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远的不用说，清王室的情况就很突出，象世祖福临之得以继位，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才干，或立下过什么赫赫的功绩，而是与他的生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来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惟一的宠妃，其子福临在嗣位问题上自然占有某些不可言喻的优势，在各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把他抬出来是符合先帝心愿，使各派势力无话可说；二来在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中，庄妃也善于周旋与笼络，使各实力派相互制约，寻求折衷，最后只好让福临嗣位。圣祖玄烨的生母佟氏，虽不见宠于顺治帝，却受到了顺治生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疼爱，这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佟氏在宫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决定着玄烨的前途。

然而颙琰却没有那么好的天份。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后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嫔，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她共育有四子二女，按时间顺序排列是：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皇七女和静固伦公主；二十二年七月生皇十四子永璐（早殇）；二十三年七月生皇九女和格格和硕公主；二十五年十月生皇十五子、本书主人公颙琰；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皇十六子（四岁殇、未命名）；三十一年五月生皇十七子永璘。从这份时间表里可以看出，佟氏所生子女基本上是靠后的，而且间隔较密，说明她在这段时间已获得乾隆一定的宠



遇，但直到三十年六月，她才被晋封为皇贵妃，虽说地位正在上升，但也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恩宠，到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去世，终年四十九岁，谥“令懿”。至于被册赠为孝仪纯皇后，那是颙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后的事了。

颙琰自幼由庆妃陆氏抚养，但这位养母在宫中的地位也很一般，她本身未生育子女，乾隆初被封为庆嫔，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三十六年再晋庆贵妃，至于庆恭皇贵妃的封号，则是颙琰亲政后追尊的。因此，这位养母也不可能给颙琰的继承大位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

颙琰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狝木兰外，颙琰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颙琰，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继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



缵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预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的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和颙琰了。他们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弘历在临政前夕，还算和鄂尔泰一起办理过苗疆事务，而颙琰却连这点实践也不曾有过。同时，弘历即位时只有二十五岁，而颙琰嗣位时已经是三十七岁了。这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颙琰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

清朝皇室有一个好规矩，就是对皇子读书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康熙时开始就是这样。皇子长到六岁，就必须入尚书房从师学习。凡入值尚书房的师傅，都是经过皇帝亲自严格挑选的。象乾隆元年正月，弘历即位不久就着手抓诸皇子的学习，挑选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等六人，任皇子师傅。开学之日，还要郑重其事地举行拜师礼，并面谕张廷玉等人说：

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

这一交待是必要的。因为向皇子授书，不同寻常，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对于这些作为臣下的师傅们，若事先不给吃“定心丸”，不赐予“上方剑”，是很难获得良好效果的。与此同时，乾隆还谆谆告诫诸皇子说：“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这些话，既是上谕，又是宫规，因而实际执行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当时入值内廷的赵翼曾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一段纪实：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沉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均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这番话，自然是就总的方面说的，事实上无论皇子还是师傅，在漫长的岁月里，不可能完全不触犯规章，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乾隆都是严加诘责，并作出相应的惩处。

顧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并渡过他皇子时代那漫长的书斋生活。后来，他为刊刻自己的《味余书室全集》写了一篇序言，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读书生活，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该文道：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幼而习，长而行，安身立命之处，必应以经书为标准。我朝龙兴辽沈，国语骑射诚为最要根本，固应亿万禩敬承勿懈。然为海寓之主，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故天家子弟，六龄即入上书房从师受业，陶冶性情，涵濡德义，日亲宿儒，克勤力学，虽才质有不同，聪钝有互异，而化其骄泰之性，使



知孝悌之方，悟经书之奥，功非浅鲜矣。视彼前朝太子，偶一出阁讲学片时者，奚啻天壤之分哉。予悟性迟钝，乙酉年（乾隆三十年，1765）入学，从觉罗奉硕亭（宽）先生读书；至壬辰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而五经粗毕，从谢东墅（墉）先生学今体诗；至丙申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从朱石君（珪）先生学古文并古体诗，直至今日时于几暇，仍相商酌讨论。书窗景况，宛然如昨日也。

这份序言，颙琰既谈到了他读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也谈到了他从师及习学的简历。他虽然谦称“悟性迟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脑子不但不笨，而且相当灵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癸巳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颙琰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颙琰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

当然，颙琰对于自己被内定为皇储，在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对于克勤力学的深义，却从师傅朱石君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一点，还得从“味余书室”的命名谈起，颙琰曾写过一篇《味余书室记》说：

予居禁中，有室五楹，不雕不绘，公余绎昼，所习书史，游艺于诗文，或临法帖一幅，怡然自得其趣也。欲题其楣端请于石君先生。先生曰：勤学者有余，怠者不足，有余可味也，名之曰味余书室。承先生嘉惠之意而为之记曰：夫余之义亦大矣。民生在勤，勤则不匮。